

画坛伉俪

王美芳 赵国经



就自然成为情理中事。或许出于对美和诗意的向往,赵国经、王美芳这一对画家夫妇倾其心血完成了一幅幅充满诗意的优美作品,引起画坛的瞩目。

对古典美学新的诠释与表现决定了赵国经、王美芳仍然沿用“托物言志”和“借景抒情”的手法结构画面。画家借助具有象征意义的物象使观者产生联想,荷花、牡丹、松柏、鸣禽、团扇、羽裳成为回溯古典美的载体。显然,这些物象的组织安排已经糅入了个人情趣和时代色彩,而人物的处理则明显趋向世俗化。它不是俗化,是将现实中的人

加以理想化而生成的新形态。这些人物端庄清丽的气质里总带着淡淡的妩媚和雍容华贵。她们不同于唐代仕女画的丰腴肥硕之美,也不同于明清仕女画的纤巧瘦弱之美,她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,可交谈可亲近,一改过去仕女画只有形态却无表情的情形。赵王二人的仕女图,继承且发展了传统绘法,美人不再只是徒具形质,而是有骨有血有肉,丰满真实,与观者亲和。人物脸部尤其是眼部的勾画,细致精妙,通过设色的层次敷染的深浅,糅和现代技法表现人物性格气质,刻画古典氛围,意态并重,风格唯

美。这与陈逸飞以油画技法画仕女图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工笔画的作画程序、材质特点、形态特征等因素决定了审美取向上的相对稳定。所以,构思立意和传统勾染的功夫显得十分重要。没有娴熟的技艺就不能画出精美的工笔画。赵国经、王美芳的“新仕女画”能够为更多人所接受和欣赏的原因之一,就在于表现技巧的到位和人物姿态表情安排上的匠心独运。比如面部和手的刻画有着恰到好处

的厚度感,衣裳的阔达线条所呈现的张力,浓艳与淡雅色彩的相得益彰,人物俯仰

顾盼中流露的微妙情绪等都为赵国经、王美芳的绘画营造出了美的氛围和诗的意蕴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在经过多年的艺术创作实践后,他们觉得应该从古代仕女人物画上开掘出自己的艺术天地。凭着一种热情踏上“仕女画”之路后,他们才感觉到其实这是一条很险也很难走的路。工笔仕女画是中国画的一个范畴,历史上尽管有仇英、唐寅等名家涉足,但其地位不高是不争的事实,它始终不能与山水画、花鸟画、一般意义之人物画比肩。在这样一个题材极狭隘的领域里要另辟蹊径实属不易。但赵国经、王美芳却对此有坚定的信念,他们认为古装仕女画同样需要贴近生活,需要反映时代的审美风尚。任何题材,任何画种都有“质文代变”的性质。他们将西洋画的观念和技法融入到仕女画的创作中,他们的画正是有了古朴与现代的双向延伸,才使他们的“仕女画”有了别样的面貌。

赵国经、王美芳的仕女画,正是将艺术理想构筑在当代审美品格的基石之上,确立了全新的价值观及艺术视野。一方面继承了传统仕女画对文学意蕴的重视,另一方面又摒弃传统仕女凄苦脆弱、多愁善感的特征,而使笔下的形象端庄健康,充满青春活力,不乏当代女性的气息与风采。无论是历史人物,如李清照、上官婉儿,还是文学作品中的

人物,如金陵十二钗等,都真实可信,突破了史实和文学描述的限制。他们将西洋画的观念和技法融入到仕女画的创作中,进而将鲜明的时代感、文学性、抒情性也灌注到作品中去,大大提高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,并使作品具有古朴与现代二重旋律。他们的作品正是有了古朴与现代的双向延伸,才使他们的“仕女画”有了别样的面貌。



■ 焉笑华

在中国当今画坛上二人因艺术而相识、相爱,直到成为生活中的伴侣、艺术上的挚友,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,如熟知的林岗、庞墙、卢沉和周思聪、杨力舟和王迎春等,今天要介绍的是一对工笔画坛伉俪赵国经、王美芳。

在林林总总的传统工笔人物画中,仕女画占了相当大的比重。这一经久不衰的题材能够吸引那么多的画家去描绘去表现,首先是由于仕女画中蕴含的“美”深深感染着艺术家和观赏者。古代诸如小桥流水、微波轻岚、晓风残月和渔舟唱晚的意象已成为表达特定人文情怀的载体。那是文人士大夫的所居所思,是远离工业文明和现代都市的田园牧歌,它充满了恬静澄远的诗意。今天,当日益繁杂琐碎的事物缠绕着人们,种种焦虑浮躁的情绪无从排遣时,找寻诗意也